



成长中,她是执着的

杨辉的老家在平桥明港,出身于教师世家。高中时,突然发现自己“有一副好嗓音”,加上数学成绩不好,转而学习音乐。那时候,经常代表学校在信阳拿大奖。

高考时,因为低估了自己的文化分数,与一本院校失之交臂,进入了信阳师范学院艺术系。“幸运的是,教我的声乐老师是武音(武汉音乐学院)毕业的,很严厉,水平也很高。”杨辉在老师的熏陶下,进步飞快,又经过老师的介绍,定期到武音进行学习。

2003年大学毕业时,正好赶上河南省武警文工团招聘,这对于痴迷军装的她来说,其他机会根本不具备吸引力。

“我父亲是部队转业的我,我小时候对军装格外痴迷,对部队的文工团格外向往。”杨辉说,当时一路过关斩将,前后半年参加了四五次不同程度的筛选,最后被文工团的领导看重,“文工团的政委也是一个女高音,对我的

表现非常满意。”

然而,2004年在国内日益严重的非典,让她的军装梦化为泡影。“那一年,全国的名额都取消了。”对于她来说,因为参加这个招聘,很多机会也错失了。

随后,一个偶然的的机会,她到息县参加活动,被一所高中看重,应聘为音乐老师,一干就是三年。

2007年,信阳学院招聘,她报了名。“当时应聘的是辅导员,因为是自己是本科,不敢应聘教学岗。”杨辉说,“就在参加辅导员培训时接到人事部门的电话,让我面试艺术系的声乐老师。”因为专业过硬,她成功踏入教学岗。

“在很多人眼里,艺术系是很风光、很享受的,整天唱唱跳跳就结束了,其实不然。”杨辉说,声乐课算得上是一项全身运动了,手要弹伴奏,脚要踩踏板,嘴巴要不断范唱、解说,眼睛要看歌谱,耳朵要辨别学生的声音是否出错,还要教学生

表演,几节课下来,嗓子都冒烟,又因为是坐着上课,经常会出现血液循环不畅,导致腿部浮肿,但是学生都说,课堂上的她就像打了鸡血,永远那么有激情。

杨辉经常教导学生:学艺术很辛苦,成名很难,但既然上天赐予你一副好嗓子,就要认真学、多留心。“艺术也是一门文化事业,不管毕业后是否从事本专业的工作,只要是进入单位、组织、团体,都能发挥自身的优势。”

与她的严厉同样出名的,是她的课下随和。私下里,她欣然接受“辉姐”的称谓。“我一贯坚持一个原则,工作和生活必须分开。上课就要严肃,生活中、私下里我把他们当做弟弟妹妹,他们可以喊我‘辉姐’。”杨辉说,她经常跟学生打成一片,谈天说地,帮助学生解疑答惑;有时搞活动,她会和学生同台表演。

前段时间,信阳学院评选“学生最喜爱的老师”,杨辉名列其中。

对话

记者:学生们把你当“女神”看待,对这个称谓你怎么看?

杨辉:这个称呼首先是对我的肯定,心里当然很开心,甚至有点小骄傲。女神是完美的象征,我自认相差很远。不管是不是学生开玩笑,对我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作为他们的老师,不管是在三观上,还是工作生活中,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树立一个好榜样,不然愧对这个称呼。

记者:很多艺术老师都喜欢办培训班什么的,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没有办过,反而参加很多的公益演出活动?

杨辉:早些年也想过办班,也有几个朋友喊着一起做,但学校里的声乐老师少,又担任一些管理工作,精力达不到。本职工作是教学,不能本末倒置。

我觉得参加公益活动很有意义,有一次应一个毕业的学生的邀请,到特殊教育学校表演,看到孩子们认真的演出,非常受感动。作为一个单身女性,外在的表现再怎么坚强,其实内心也是需要呵护的,我有深刻体会。参加公益活动,能给予那些孩子们一些帮助,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多一些呵护,以己度人,觉得很有意义。

记者:现在的大学师生恋很流行,你对此怎么看?

杨辉:社会上,包括历史上有许多师生恋的情况,有的甚至传为佳话,但我是坚决不接受师生恋这件事的。我是学生只能是学生,不管他多优秀。如果是社会上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,会选择接触,但自己的学生,不会接受。遇到这种情况,我会清楚地表明观点。

记者:作为一名音乐老师,平时喜欢看什么书?

杨辉:专业方面的书自然不用说,作为教师,需要不断学习,不断充电,提高自己,才能更好的从事教学;看散文纯属上学时候的一种爱好,初高中的时候经常参加演讲朗诵比赛,拿了很多奖,稿子基本都是自己写的,然后由语文老师修改;看女作家的一些励志的书,因为对单身女教师来说,看着别人的故事,尤其是她们成长路上的磨砺,以及对生活的感悟,会让我充满力量,让自己更阳光更开心的活着!

记者:为什么至今选择单身,难道是一位单身主义者?

杨辉:不是,工作这么多年自所以一直单身,可能是跟自己的交际圈儿有关,也可能是没有遇到对眼的人,可能我这人信奉眼缘吧。